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一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李本立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一

宋 黄幹 撰

喪服一 喪禮一

鄭目錄曰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 疏曰案喪服之制在成服之後則宜在士喪始死之下今在士喪之上者以其捴包尊卑上下不專據士是以在此案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此伏羲之時也又云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此黄帝之時也易繫辭云古者喪期無數在黄帝九事章中是黄帝以前心喪終身不變也虞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

道容八音則是唐虞之日心喪三年亦未有服制也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云三代改制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則唐虞已上吉凶同服唯有白布衣白布冠而已又喪服記鄭氏注云大古冠布衣布後世聖人易之因以為喪服則謂夏禹以下三王之世用唐虞白布冠白布衣為喪服矣死者既喪主人制服服之者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衰有淺深故貌有此不同而布亦有精麤也又案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者斬有二有正有義為父以三升為正為君以三升半為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唯有正服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是以略為節有正而已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為母為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不杖齊衰期章有正有義二等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章皆義服齊衰六升冠

九升曾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殤大功有降有義為夫之昆弟之子長殤是義餘皆降服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章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為夫之族類為義自餘皆正衰冠如上釋也緦衰唯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而已以諸侯大夫為天子故同義服也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為夫之族類是義餘皆降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有正有義如前釋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皆如上陳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上斬至緦麻皆以升數升數少者在前升數多者在後要不得以升數為敘者一則正義及降升數不得同在一章又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下注云在小功之上者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為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為次第也

經十一　子夏傳

疏曰傳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為案公羊傳是公羊高所為公羊高是子夏弟子今案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為孰謂之等今此傳亦有之必為子夏作也其傳内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已義儀禮見在十七篇餘不為傳獨喪服作傳者喪服篇摠包天子已下五服差降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為傳解

喪服　按此乃古禮篇目前題喪服者乃後世編禮者所加既加新題復存古目者乃重古不敢輕變之意後放此

右篇目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衰七回反苴七餘反絰大結反絞戶交反一如字菅古顏反屨九具反　者者明為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缺去蘂反讀如有頍者弁之頍

疏曰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為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衰有淺深也斬衰先言斬下疏衰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疏衰先作之後齊之也云苴絰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為首絰要絰又以苴竹為杖苴麻為絞帶小記云苴杖竹也云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為冠又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冠在首退在帶下者以衰用布三升冠六升冠既加飾又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枲麻故退冠在下也菅草也詩云白華菅兮鄭云

白華已漚為菅濡刃中用也已下諸章並見年月此斬章不言三年者以其喪之痛極莫甚於斬故不言又下舉齊衰三年則此斬衰三年可知然經文為次若此者以先斬後乃為衰裳故斬文在衰裳之上經杖絞帶俱蒙於苴故苴又在前唯經有二事仍以首經為主故經文在上杖者各齊其心故在絞帶之前冠纓雖加於首以其不蒙於苴故退文在下屨乃服中之賤最後為宜聖人作文倫次然注云者者明為下出也者明為下句父諸侯為天子等而出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兼解五服案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然衣亦揔號為衰非止當心而已也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鄭云緇布冠冠之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喪服法吉服為之吉時有二帶凶時有二經以要經象大帶明首經象頍項可知彼緇布冠無笄故用頍項以固之喪亦無笄其首經與冠繩纓別材而不相綴亦言象之者直取經法象頍項而為

之也玉藻有天子以下大帶之制又有革帶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今於要經之外別有絞帶明絞帶象革帶可知案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首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二苴經與絞帶以備喪禮云齊衰以下用布者即下齊衰章云削杖布帶是也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經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苴杖竹也

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緝七入反蕡扶云反搹音革去起呂反齊如字劉才計反擔市豔反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謂衆子也　疏曰云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案爾雅釋草云蕡枲實孫氏注云蕡麻子也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蕡下言牡者對蕡為名言枲者對苴生稱也是以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若然枲是雄麻蕡是子麻爾雅云蕡枲實者舉類而言若圜曰箪方曰笥鄭注論語云箪笥亦舉其類也下

傳云牡麻者枲麻也不連言經此苴連言經者欲見苴經別於苴杖故下傳別云苴杖後傳牡麻不連言經此苴連言經者彼無他物之嫌獨有經故不須連言經也云苴經大搹左本在下者士喪禮文與此同言經大搹先據首經而言也雷氏以搹搤不言寸數則各從其人大小為搤非鄭義據鄭注無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為正若中人之跡尺二寸也云左本在下者本謂麻根案士喪禮鄭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以其父是陽左亦陽言下是內故云重服統於內以言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為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云去五分一以為帶者以其首經圍九寸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四寸寸為五分揔二十分去四分餘十六分取十五分五分為寸為三寸添前四寸為七寸并一分揔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云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者以其大小同故疊而同之也齊衰以下放此推之經帶之等

皆以五分破寸既有成法何假盡言但斬衰之經圍九寸者首是陽故欲取陽數極於九自齊衰以下自取降殺之義無所法象也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者經唯云苴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章直云削杖亦不辨木名故云削杖者桐也然為父所以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又外內有節象子為父亦有外內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為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為母杖桐者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為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按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此雖不言杖之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注云如要經也如要經者以杖從心已下與要經同處云杖各齊其心者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也云皆下本者本根也案士喪禮下本注云順其性也云杖者何爵也者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為父

母致病深故許以其杖扶病雖無爵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為之喪主衆子雖非為主子為父母致病是為輔病也童子不杖此庶童子也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又云童子不杖不菲則直有衰裳經帶而已婦人不杖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明此童子婦人案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是其童女為喪主則亦杖矣雷氏以為婦人皆不杖小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此說非也

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

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

非也外納屬音燭六升衆並如字鄭音登登成也縫扶用反鍛丁亂反　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

疏曰云絞帶者繩帶也者以絞麻為繩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為絞帶如要絰馬鄭不言當依王義但絰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為君服布帶又齊衰已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云冠繩纓條屬者喪用繩為纓屬著也著之冠垂之為纓也云外畢者前後兩畢之末而向外攝之也云鍛而勿灰者以冠為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已上固灰矣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之功麤治之則七升已上皆用灰也云衰三

升者不言裳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為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以縷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直言三升舉正以包義也云管屨者菅菲也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外納者案士喪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王謂正向外編之又曰注云屬猶著也者案禮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若然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是以鄭云通屈一條繩為武謂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相各至耳於武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云著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著冠也云布八十縷為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云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若然論語云新穀既升升亦訓為成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絍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繒布登義強於升故從登也引雜記者證條屬是喪冠若吉冠則纓武異材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者欲見條屬以至大祥除衰杖大祥除衰之際朝服縞冠當纓武異材從吉法也云

右縫小功以下左者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唯然小功已下額額然孝子朝夕哭在阼階之下西面弔賓從外入門北面見之大功已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為之從陰陰唯唯然順小功緦麻哀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為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鄉望之額額然逆鄉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者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為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服之名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數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

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

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倚於綺反廬力居反苫失占反枕之鴆反塊苦對反本又作由說文云塊俗由字歠昌悅反粥之六反劉音育溢如字劉音實鄭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射慈同王肅劉逵袁準孔衍葛洪皆云滿手曰溢柱丁主反楣亡悲反疏食音嗣又如字飯扶晚反食如字又音寺　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卒哭異數　闇烏南反壘劣委反又力水反墼古狄反劉薄歷反墍劉其既反

疏曰居倚廬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

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前於隱者為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為之以其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案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若然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文云寢苫枕塊既夕文與此同彼注云苫編藁塊堛也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故也云哭晝夜無時者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唯有朝夕哭是一有時也云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者孝子遭父母之喪當為父母致病故喪大記云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必三日許食者聖人制法不以死傷生恐至滅性故禮許之食雖食由節之使朝夕各二溢米而已也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者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若然則十二斤為一斗取十斤分之升得一斤餘二斤斤為十六兩二斤為三十二兩升取三十兩十升升得三兩添前一斤十六兩為十九兩餘二兩兩為二十四銖二兩為四十八銖取四十銖十升升得四銖餘八銖一銖為十絫十升升得八絫添前則是一升得十九兩四銖八絫於二十兩仍少十九銖二絫則別取一升破為十九兩四銖八絫分十兩兩為二十四銖則為二百四十銖又分九兩兩為二十四銖則九兩者三百一十六銖并四銖八絫添前四百六十銖八參揔為二十四分直取二百四十銖餘二百二十銖八絫在又取二百一十六銖二十四分分得九銖添前分得十九銖有四銖八絫四銖銖為十絫揔為四十絫通八絫為四十八絫二十四分分得二絫是一升為二十四分分得十九銖添前四銖為二十三銖將二絫添前八絫則為十絫則十絫為一銖以此一銖添

前二十三銖則為二十四銖為一兩一兩添十九兩揔二十兩曰溢云寢不脫絰帶者案既夕文與此同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云既虞翦屏柱楣者案士虞禮既葬反日中而虞鄭注士喪三虞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云寢有席者案間傳云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鄭云芐今之蒲苹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也云疏食水飲者未虞以前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而為粥今既虞之後用麤疏米為飯而食之明不止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足為度云飲水者恐虞後飲漿酪等故云飲水而已也云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有朝夕於阼階下有時之哭故云而已云既練舍外寢者謂練布為冠著繩屨止舍外寢之中不復居廬也云始食菜果飯素食者案喪大記祥而食

向云哭無時者謂練後堊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云楣謂之梁所謂梁闇者所謂書傳文案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者今至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為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唯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門為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為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為中門也言屋下壘墼為之者東壁之所舊本無屋而云屋下為之者謂兩下為屋謂之屋下對廬偏加東壁非兩下謂之廬也云不塗塈者謂翦屏而已不泥塗塈飾也云所謂堊室者間傳云父母之喪既虞翦屏期而小祥居堊室彼練後居堊室即此外寢故鄭云所謂堊室也云謂復

平生時食也者此既練後復平生時食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為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云斬衰不書受月者云云凡喪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服乃隨哀以降殺故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然葬後有受服有不受服案下齊衰三月章及殤大功章皆云無受正大功章即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今此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解之案雜記云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是天子已下虞卒哭異數尊卑皆葬訖反日中而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虞訖即受服士三虞待卒哭乃受服必然者以大夫已上卒哭在後月虞在前月日已

多是以虞即受服不得至卒哭士葬月卒哭與虞同月故受服待卒哭後也今不言受月者喪服總包天子以下若言七月唯據諸侯皆不該上下故周公設經沒去受服之文亦見上下俱合故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詳見喪服義 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得降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絶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之也 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通著大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期之說則不為服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天子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其子之志故適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

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為三年也且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為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也注云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為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緦麻又大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熊氏又云天子為正統之喪適婦大功適孫之婦小功義或然但無正文耳云所不臣乃服之也者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 中庸

上二條本章父為人後者疏衰三年章父卒為母通用又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疏衰杖期章父在為母通用 按經文之後附入傳記者其例有三其一有諸書重出者但載其一有大同小異者削其同載其異有同異相雜不可削者

並存之二所載傳記全文已見別篇則全文並注疏皆已詳載有於全文之下節略重出者即云詳見其篇讀者當於詳見之處考之三所附傳記之文有本經只一事而傳記旁及數事者雖與經文不相關然亦須先載全文後重出者只節其與本文相關者仍注云詳見其條

父疏曰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即此文父以下是為其人服上之服者也先陳父者此章恩義並設義由恩出故先言父也

傳曰為父者何以斬衰父至尊也為于僞反凡經傳記為服之例放此求之疏曰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極故為之斬也

喪父三年詳見喪服義

記事親有隱而無犯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顔

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就養無方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服
勤至死致喪三年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為制　疏曰言服勤
者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以居喪禮猶言五十不致毀也事君有犯
而無隱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為晉叔向言之　疏曰齊晏子事見左
傳昭三年左右就養有方不可侵官　疏曰此謂平常小事君有危難當致服勤
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　疏曰方謂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
君資取也取事父之禮以喪君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
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為制　疏曰凡親有冥造之

功又有生育之惠故懷哀戚之痛同君衰服之限君則徒有榮身顯親之事而無冥造生育之功故唯服麤衰表盡哀戚師則既無親之冥造又無君之榮顯故無服然恩愛成已有同於親故不為制服而戚容如喪父也有親恩君義故云以恩義之間為制檀弓致喪三年本章為人後者齊衰三年章父卒為母通用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詳見上斬衰章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禮也曰

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閒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為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　疏曰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弟是嫌畏踰之也云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為士猶服大夫之服故知此士是庶子以至卑不敢服尊者之服也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引春秋傳晏嬰服喪禮證之麤衰斬者麤即齊也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閒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閒縷之麤如三升半而計縷惟三升也縷如三升半是麤不緝是斬故云

斬衰以三升為主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鄭約晏嬰麤衰斬枕草之事明之也云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者鄭既約士之父服縷約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故此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為母四升此云為母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為兄弟五升此云為兄弟六升縷謂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云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者以兼天子諸侯能備儀服無降殺也云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者以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今為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是卑屈也云亦以勉人為高行也者居喪之禮以服重為申以服輕為屈今大夫為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服士服是勉勵其父母兄弟使為高行作大夫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服士服亦是勉勵士身使為高行作大夫也案聖

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卿俱三命平仲之言唯卿為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云唯卿為大夫者遜辭以避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則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也馬昭荅王肅引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鄭與言禮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等者端正也正為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精麤卿與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為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

夫以上弁經士唯素冠此亦得施於父母此經云大為昆弟豈亦弁經素冠之與乎此是肅之不通也

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適丁狄反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　疏曰明大夫適子未仕官及為士皆得服大夫之服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此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　疏曰此庶子雖為大夫其年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為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適子之下是不可不宗適也　雜記　按父母之服自天子達於士一也而記禮者之言乃如此當以王肅之言為正上二條本章為人後者齊衰三年章父卒為母齊衰杖期章父在為母通用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疏曰大夫降其

庶子故為其庶子不為大夫者服大功也而喪服條例云父之不服子亦不敢服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為母大功也今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矣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為三年也喪服小記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以苴為絰及帶杖竹杖也禮記云苴杖竹也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鬻一六反一音羊六反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倚於綺反苫傷廉反編草也枕草王儉云夏枕凷冬枕草凷苦對反一音苦未反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草亦非喪服正文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解音蟹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禮故孫

辭略答家老　疏曰檀弓云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服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已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已以斥時之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已是而駮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家語雖未必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故王肅與杜皆為此說鄭玄以雜記之文士為父母兄弟之服不得與大夫同皆縷細降一等其縷數與大夫同但雜記之文記當時之制以當時大夫與士有異故為此解非杜義也

襄公十有七年春秋左氏傳

諸侯為天子　疏曰此文在父下君上者以此天子不兼餘君君中最尊故特著文於上也

傳曰天子至尊也疏曰天子至尊同於父也記方喪三年詳見上父條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疏曰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者言諸侯夫人為天子如諸侯外宗之婦為君也諸侯外宗之婦為君期則夫人為天子亦期也君謂列國諸侯之君外宗君外親之婦也者其夫既是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其夫人皆為諸侯服斬為夫人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

宗為君服期是三也內宗有二者案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內女是二也世子不為天子服者此明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為天子服也

服問 司服凡喪為天王斬衰 疏曰云凡喪者諸侯諸臣皆為天王斬衰

君 疏曰臣為之服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

傳曰君至尊也 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疏曰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天子卿大夫有地者若魯國季孫氏有費邑叔孫氏有郈邑孟孫氏有郕邑晉國三家亦皆有韓魏趙之邑是諸侯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以其有地則有臣故也不言公與孤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則大夫中含之也但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隷等為其喪弔服加麻不加

斬也

記方喪三年詳見上父條

喪君三年詳見喪服義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 疏曰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也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為國君即是不達者也若其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云近臣閽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為大夫之君服斬與杖但衆臣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 檀弓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 疏曰熊氏以為謂諸侯

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以謂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經云與諸侯為兄弟服斬恐彼此俱作諸侯為之服斬故云卿大夫以下若俱為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兄弟或服本親之服故明之又經不云君而云諸侯故知容在異國也大抵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或與諸侯為兄弟雖在他國仕為卿大夫皆得為舊君服斬也　小記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　疏曰大夫適子無繼世之道其子服無嫌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

服問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

諸臣者從為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為國君 疏曰内宗謂君五屬内之女以經云為君夫人則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故知嫁於國中國外當云諸侯也云不敢以其親服至尊也者按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可知凡内宗外宗皆據有爵者云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為夫之君者揔謂外宗内宗之女皆然也云嫁於庶人從為國君者亦内外宗之女並言之則服齊衰三月此等内宗外宗熊氏云雖嫁在他國皆為本國諸侯服斬也今依用之若賀循譙周之等云在已國則得為君服斬及夫人齊衰此若在他國則不得也今並存焉此外宗與前章外宗為君别也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唯據君之宗也 雜記不杖朞章為夫之君齊衰三月章庶人為國君通用

父為長子 長丁丈反後長子長殤皆同 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 疏曰言長子通上

下則適子之號唯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若言大子則亦不通上下云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適子唯據第一者若云長子通立適以長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

疏曰以其父祖適適相承於上已又是適承之於後故云正體於上云又乃將傳重者為宗廟主是有此二事乃得為長子三年也注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不同者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適孫猶同庶孫之例要適子死後乃立適孫乃得為長子三年是為父後者然後

為長子三年也凡得為父後者是適子其弟則是庶子是為父後者之弟不得為長子三年此鄭據初而言其實繼祖父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也云言庶者遠別之也者庶子妾子之號適子所生第二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下之士祖禰共廟則此據官師而言不言禰直言祖舉尊而言也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傳重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為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適孫為後是也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鄭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婦既小功不大功則夫死亦不三年期可知也

記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詳見喪服記

庶子不為長子三

年不繼祖也同上

為人後者疏曰此後出大宗其情本疏故設文次在長子之下也雷氏云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為所為後之親如親子疏云同宗則可為之後者以其大宗子當收聚族人非同宗則不可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若別宗同姓亦不可以其收族故也云支子可也者以其他家

適子當家自為小宗小宗當収斂五服之内亦不可闕則適子不得後他故取支子支子則第二已下庶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子之稱言謂妾子得後人則是適妻第二已下子不得後人是以變庶言支支者取枝條之義不限妾子而已適子既不得後人則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也死者祖父母則為後者之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妻即為後者之母也妻之父母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於為後者為外祖父母及舅與内兄弟皆如親子為之著服也若然經直言為人後不言為父傳不言死者緦麻小功大功及期之骨肉親者傳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内骨肉親者如親子可知

為人後者為之子詳見通禮主後條斬衰章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父條致喪三年大夫為其父母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

道以本親之服服之　疏曰為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子為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絕今來為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為之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注言據承之者既不與殤為子則不應云為後今言為後是據已承其處為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者依其班秩如本列也為人後者若子於無後之宗既為殤者父作子則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為後之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小記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疏曰以其未成人庶子不

得代為之後又曰庶子既不為後宗子禮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之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為殤而死者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云親則月算如邦人此是族人以其倫代之者各以其本服服之 曾子問

妻為夫

傳曰夫至尊也 疏曰自此以下論婦人也婦人卑於男子故次之妻者齊也言與夫齊也

妻為夫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同為夫斬衰也夫至尊者雖是體敵齊等夫者猶是妻之尊敬以其在家天父出則天夫是其男尊女卑之義故同之於君父也

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姑不厭婦小記

妾為君

傳曰君至尊也妾謂夫為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疏曰妾賤於妻故次妻後按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鄭注云妾之言接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是名妾之義既名為妾故不得名壻為夫故加其尊名名之為君也云雖士亦然者士身不合名君至於妾之尊夫與臣無異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者關已許嫁　疏曰此論女子子為父制服又與男子不同也關通也通已許嫁者女子子十五許嫁而笄與丈夫二十而冠同則同成人矣身既成人亦得為父服斬也雖許嫁為成人及嫁要至二十乃嫁於夫家也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總子孔反笄音雞髽側爪反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　篠素了反紒音計著丁略反幓七消反冠古亂反　疏曰上文不言布不言三年至此言之者上以哀極故沒其布名與年月至此須言之也上文經至練有除者此經三

者既與男子有殊並終三年乃始除之案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彼謂婦人期服者帶與笄終喪此斬衰帶亦練而除笄亦終三年若然經之體例皆上陳服下陳人此服之異在下言之者欲見與男子同者如前與男子異者如後上文列服之中冠繩纓非女子所服此布總笄髽等亦非男子所服布總者只為出紒後垂為飾者而言以其布總六升與男子冠六升相對故也禹貢云篠簜既敷孔注云篠竹箭是箭笄篠為之也髽有二種案士喪禮曰婦人髽于室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是婦人髽之制也二種者一是未成服之髽即士喪禮所云者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是成服之後露紒之髽即此經注是也云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者按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

麻免而以布而婦人髽用麻布無文鄭以二者同在小斂之節故明用物與制度亦應不殊也按士喪禮鄭注云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亦引小記括髮及漢之幓頭為說則括髮及免與髽三者雖用麻布不同皆如著幓頭不別成服以後斬衰至緦麻皆冠如著幓頭婦人皆露紒而髽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者按周禮内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不別見裳則此喪服亦連裳於衣衰亦綴於衣而名衰故直名衰也云深衣則衰無帶下者案下記云衣帶下尺注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今此裳既縫著衣故不須要以掩裳上際也云又無衽者又案下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彼據男子裳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露裏衣是以須衽屬衣兩旁以掩交際之處此既下如深衣縫之以合前後兩邊不開故不須衽也按深衣云續衽鉤邊彼吉服深衣須有

曲裾之衽此婦人凶服雖如深衣亦無深衣之衽也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長直亮反

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為飾也

疏曰云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者此斬之笄用箭下記云女子子適人為父母婦為舅姑用惡笄鄭以為榛木為笄則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榛以為笄是也吉時大夫士與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為笄今於喪中唯有此箭笄及榛二者若言寸數亦不過此二等以其斬衰尺吉笄尺二寸檀弓南宮縚之妻為姑榛以為笄亦云一尺則大功以下不得更容差降鄭注云笄所以卷髮既直同卷髮故五服略為一節皆用一尺而已是以女子子為父母既用榛笄卒哭之後折吉笄之首歸於夫家以榛笄之外無差降故用吉笄也云總六升者首飾象冠

數也上云男子冠六升此女子子總用布當男子冠用布之處故同六升以同首飾故也云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為飾也者若據其束本人所不見何寸數之有乎故鄭以六寸據垂之者此斬衰六寸南宮縚妻為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同八寸緦麻小功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與笄同也　喪服傳

記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　疏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姑在為夫杖者鄭義唯謂出嫁婦人禮也若成人婦人在家為父母雖不為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為主乃杖故為夫與長子雖不為主亦杖若餘非為主則不為杖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為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恐姑既為主

則亦厭婦明今姑雖為主不厭婦也所以知鄭意然者注下經一人杖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成人則正杖又喪大記云士之喪三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是為鄭學者則謂為童子婦人不能為父母杖也而難鄭者云鄭以婦人不杖唯謂童子婦人然童女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故賀循等以為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為主則不杖其不為主而杖者唯姑在為夫杖鄭必以為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此下經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子在室是童女可知云主喪者不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鄭據此文故知婦人謂童子之婦人也若是成人出嫁婦人為主皆杖故喪大記云

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傳妻為夫杖小記云母為長子杖是成人婦人皆杖也童女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殤之童得稱婦人未嫁而稱婦人者以其將有適人之端故得稱婦人也 小記齊衰三年章父卒為母齊衰杖期章父在為母通用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

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 疏曰鄭知遭喪後被出者若父未死被出是在室與上文同云始服齊衰者以其遭父喪時未出即不杖期麻屨章云女子子嫁為父母是也云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者若未虞而出是出而乃虞虞後受服與在家兄弟同受斬衰斬衰初死三升衰裳六升冠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亦受衰裳六升總七升

與在室之女同故云受以三年之喪受也云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者未虞以前未被出虞後乃被出至家又與在室女同至小祥練祭在室之女受衰七升總八升此被出之女與之同云既除喪而出則已者此謂既小祥而出者以其嫁女為父母期至小祥已除矣乃被出不復為父更著服也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出嫁為夫斬仍為父母不降知者以其外宗內宗及與諸侯為兄弟者皆斬也然下傳云婦人不二斬猶曰不二天今若為夫斬又為父斬此乃尊君宜斬不可以輕服服之不得以彼決此

記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疏曰女出嫁為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被夫遺歸值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已絕夫族故其情更隆於父母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

其期服已除若反本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之後無服變之節故女遂止也未練而反則期者謂先有喪而為夫所出今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反命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 小記 齊衰三年章父卒為母通用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 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厭一葉反 疏曰云士卿士也者以其在公之下大夫之上當卿之位也典命大國立孤一人諸侯無公以孤為公卿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鄭注云諸公者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是以其孤為公言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二事其餘服杖冠

經則如常也其布帶則與齊衰同其繩屨則與大功等也貴臣得伸依上文絞帶菅屨也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非也

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

相息亮反閽音昏守門人也

疏曰公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衆臣為之皆有杖但無地公卿大夫其君卑衆臣皆得以杖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公卿大夫其君尊衆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下君故也云士邑宰也者孤卿大夫有釆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為季氏費宰子羔為孟氏之郈宰之類皆為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等之為季氏

家宰亦名家相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則孔子為魯大夫而原思為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云近臣閽寺之屬者是與衆臣不同無所降其服又得與貴臣等不嫌相逼也云繩非今時不借也者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非漢時謂之不借者此凶荼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

右斬衰三年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牡茂后反

疏猶麤也　疏曰麤衰者案上斬衰章中為君三升半麤衰鄭注雜記云㣲細焉則屬於麤則三升正服斬不得麤名三升半成布三升㣲細則得麤稱為在三升斬內以斬為正故沒義服之麤至此四升始見麤也若然

為父衰極直見深痛之斬至於義服斬衰之等乃見麤稱大功小功更見人功之顯緦麻極輕又表細密之事皆為衰有深淺故作文不同也斬衰絰不言麻此齊衰經見麻者彼有杖杖亦苴故不得言麻此經文孤不兼杖故得言麻也斬衰冠繩纓退在絞帶下使不蒙苴齊冠布纓無此義故進之使與絰同處此布纓亦如上繩纓以一條為武垂下為纓也削杖布帶並不取蒙苴之義故在常處斬衰杖不言竹使蒙苴此既不取蒙苴亦不言桐者欲見母比父削殺之義也布帶者亦象革帶以七升布為之即下章帶緣各視其冠是也齊斬不言布此纓帶言布者以對斬衰纓帶用繩故此須言之也疏屨者疏取用草之義即爾雅云疏不熟之疏然注云疏猶麤者直釋經疏衰而已不釋疏屨之疏斬衰章言菅屨見草體者以其重故見草體舉其惡貌此稍輕故舉草之摠稱自此以下各舉差降之宜故不杖章言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緦麻輕又沒其屨號

言三年者以其為母稍輕故表其年月若然父在為厭降至期今既父卒直申三年之衰猶不申斬者以天無二日家無二尊也是以父雖卒後仍以餘尊所厭直申三年不得申斬也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枲思似反沽音古後同藨皮表反劉扶表反蒯古怪反草也沽猶麤也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 疏曰緝則今人謂之為緶也上章傳先云斬者何不緝也此章言齊對斬故亦先言齊者何緝也云牡麻者枲麻也者此枲對上章苴苴是惡色則枲是好色故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云牡麻絰右本在上者上章為父左本在下者陽統於內則此為母陰統於外故右本在上也云疏屨者藨蒯之菲也者藨是草名案玉藻云屨蒯席則蒯亦

草類云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者此鄭雖據齊衰三年而言冠尊加服皆同是以衰裳升數恒少冠之升數恒多冠在首尊既冠從首尊故加飾而升數恒多也斬冠六升不言功者六升雖是齊之末未得沽稱故不見人功此三年齊冠七升初入大功之境故言沽功始見人功沽麤之義故云麤功見人功麤大不精者也

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見斬衰章

削杖桐也同上斬衰章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此條通用當互考

父卒則為母尊得伸也疏曰直云父卒為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而母死乃得伸三年故云則以差其義也必知義如此者案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

有故二十三而嫁注云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三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并云父母喪也若前遭母喪後遭父喪自然為母期為父三年二十三而嫁可知若前遭父喪服未闋即得為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知者假令女年二十二月嫁娶之月將嫁正月而遭父喪并後年正月為十三月小祥又至後年正月大祥女年二十二欲以二月將嫁又遭母喪至後年正月十三月大祥女年二十三而嫁此是父服將除遭母喪猶不得為伸三年是父服未除不得為母三年之驗一也又服問注云為母既葬衰八升亦據父卒為母與父在為母同五升齊衰裳八升冠既葬以其冠為之受衰八升是父卒為母未得伸三年之驗二也間傳云為母既虞卒哭衰七升者乃是父服除後乃為母伸三年初死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之受衰七升與此經同是父服除後為母乃伸三年之驗三也諸解者全不得思此義妄解則文說多塗皆為謬也 斬衰

章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父條致喪三年大夫為其父母為人後者條為所後者之妻若子女子子在室為父條為父母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女嫁反在父之室條未練而出則三年等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記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檀弓

疏衰杖期章父在為母通用

繼母如母疏曰繼母本非骨肉故次親母後謂已母早卒或被出之後續已母喪之如親母故云如母下期章不言者舉父沒後明父在如母可知慈母之義亦然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疏曰繼母配父即是胖合之義故孝子不敢殊異之也

慈母如母疏曰慈母非父胖合故次後也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女音汝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為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者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疏曰傳別舉傳者是子夏

引舊傳證成已義故也云妾之無子者謂舊有子今無者失子之妾有恩慈深則能養他子以為已子若未經有子恩慈淺則不得立後而養他子云生養之終其身者唯據終慈母之身而已明三年之後不復如是也以小記云慈母不世祭亦見輕之義也云貴父之命者一非骨肉之屬二非配父之尊但唯貴父之命故也注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為母子知非天子諸侯之妾與妾子者按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沒乃大功明天子庶子亦然何有命為母子為之三年乎云其使養之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可也者小功章君子子為庶母之慈已者注云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備三母有師母慈母保母皆服之是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也然大夫之適妻子不命為母子以慈已加服小功若妾子為父之妾慈已加服小功可知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者大功章云大夫之庶

子為其母是也云士之妾子為其母期者期章云父在為母不可言士之妾子為其母鄭知者推究其理大夫妾子厭降為母大功士無厭降明如衆人服期也云父卒則皆得伸也者士父在已伸矣但大夫妾子父在大功者父卒則與士皆得伸三年也

記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即庶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緣為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為後　疏曰記者見喪服既有妾子為慈母之例將欲觸類言之則妾子亦可為庶母後也為庶母後者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為無子之妾立後與為慈母後同也故云為庶母後可也為祖庶母可也者又觸類言之此既可為庶母後則亦可為祖庶母之後故云為祖庶母之後可也祖庶母者謂己父之妾亦經

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命已之妾子與父妾為後故呼已父之妾為祖庶母既為後亦服之三年如已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於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又曰云即庶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者庾氏云此明庶子為適母後者云即庶子為後謂為適母後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母之子今命之為後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道舊定不須假父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又曰注不云命後已妾唯言後父妾者緣已妾既可為慈母妾子亦可為庶母後易見不言自顯但以已子後父妾於文難明故特言之也　小記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

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謂之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慼容是不少孤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

疏曰鄭注喪服大夫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為母期則父在為慈母亦當與已母同也云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者按喪服傳云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故此云君命所使何服之有故知此慈母如母謂大夫以下也若天子諸侯則絶之也國君之子尚不服庶母則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云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者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云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緦耳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已者雖父在亦服緦故鄭注喪服云其不慈已則緦可也者喪服注又云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已此云大夫士者因大夫連言士耳其實士無庶母慈

已者皇氏云有士誤也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已亦為之小功知者以士為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已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凡諸侯之子適庶皆三母故內則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恭敬謹而寡言者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內則據諸侯也其大夫及公子適妻子亦三母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是也言大夫及公子適妻子為慈母小功則大夫公子之庶子無三母也但有慈母如母也又曰前經指國君之子此經引魯昭公故云據國君也是國君與其子同也云謂之慈母固為其善者此云慈母良當是性行善者云國君之庶子於禮不服也者以喪服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故云於禮不服親母尚不服庶母不服可知若父卒得為已母大功也案襄公三十二年襄公薨左傳云昭公十九猶有童心是即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慼容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案家語云

孝公有慈母良令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足故鄭不見也　曾子問

母為長子　疏曰長子早故在母下母為長子齊衰者以子為母服齊衰母為之不得過於子為已也若然長子與衆子為母父在期若夫在為長子豈亦不得過於子為已服期乎而母為長子不問夫之在否皆三年者子為母有降屈之義父母為長子本為先祖之正體無厭降之義故不得以父在而屈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不敢降者不敢以已尊降祖禰之正體　疏曰斬章云何以三年荅云正體於上將所傳重不降故於母亦云不敢降當云夫之不敢降妻亦不敢降而云父母者各據為子而言也

記　母為長子削杖　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為長子服不可重於子為已也　小記

妾為君之長子

與女君同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為長子三年妾亦為女君之長子三年　疏曰女君

小記

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疏曰妾為女君之黨服

得與女君同為長子亦三年但為情輕故與婦事舅姑齊衰同惡笄有首布總也　本經記　妾

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妾為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

出女君猶為子期妾於義絶無施服

疏曰云從而出謂姪娣也　小記

右齊衰三年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疏曰此章疏衰

已下與前章不殊而還具列之者以其此一期與前三年懸絶恐服制亦多不同故須重列七服也但此章雖

止一期而禫杖具有案下雜記云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為母即此章者也母之與父恩愛本同為父所厭屈而至期是以雖屈猶伸禫杖也妻雖義合妻乃天夫為夫斬衰為妻報以禫杖但以夫尊妻卑故齊斬有異也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緣以絹反注同　問之者見斬衰有三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緣如深衣之緣今文無冠布纓　疏曰云問者曰何冠也者此還子夏之問答而言問者曰者子夏欲起發前人使之開悟故假他問答已之言也云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者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

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服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以其初死冠升皆與既葬衰升數同故云冠其受也大功亦然云緦麻小功冠其衰也者以其降服小功衰十升正服小功衰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十二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皆與衰升數同故云冠其衰也云帶緣各視其冠者帶謂布帶象革帶者緣謂喪服之内中衣緣用布緣之二者之布升數多少視猶比也各比擬其冠也然本問齊衰之冠因答大功與緦麻小功并答帶緣者子夏欲因問博陳其義是以假問答異常例也云緣如深衣之緣者案深衣目録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此既在喪服之内則是

中衣矣而云深衣以其中衣與深衣同是連衣裳其制大同故就深衣有篇目者而言之案玉藻云其為長中繼揜尺注云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若然中衣與長衣袂皆手外長一尺案檀弓云練時鹿裘衡長袪注云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為裘横廣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若然此初喪之中衣緣亦狹短不得如玉藻中衣繼袂揜一尺者也但言時麤裘即凶時鹿裘吉時中衣深衣目録云大夫以上用素士中衣不用布緣皆用采况喪中緣用布明中衣亦用布也其中衣用布雖無明文亦當視冠若然直言緣視冠不言中衣緣用采故特言緣用布何妨喪時中衣亦用布乎云今文無冠布纓者鄭注儀禮從經今文者注內疊出古文不從古文若從經古文者注內疊出今文不從今文此注既疊出今文明不從今文從經古文有冠布纓為正也

父在為母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疏曰家無二尊故於母屈而為期不直言尊而言私尊者其父非直於子為至尊妻於夫亦至尊母則於子為尊夫不尊之故言私尊也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為妻期而除然必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也左氏傳晉叔向云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據大子與穆后天子為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也

父在為母

齊衰期

詳見喪服義斬衰章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父條大夫為其父母為人後者條為所後者之妻若子女子子在室為父條為父母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齊衰三年章穆公之母卒並此條通

用當互考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縓七絹反緣以絹反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麻者緦麻之絰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為妻縓冠葛絰帶妻輕 疏曰云練冠麻麻衣縓緣者以練布為冠麻者以麻為絰帶又云麻衣者謂白布深衣云縓緣者以繒為縓色與深衣為領緣云既葬除之者與緦麻所除同也云公子君之庶子也然則君之適夫人第二子已下及公妾子皆名庶子云其或為母謂妾子也者以其適夫人所生第二已下為母自與正子同故知為母妾子也云麻者緦麻之絰帶也者以經

有二麻字上麻為首絰腰絰也知如緦之麻者以緦麻亦言麻也知此麻衣如小功布深衣者案士之妾子父在為母期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諸侯妾子父在小功是其差次故知此當小功布也云為不制衰裳變也者以其為深衣不與喪服同也詩云麻衣如雪者彼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與此小功布深衣異引之者證麻衣之名同取升數則異也云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者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練衣練中衣據重服三年變服後為中衣之飾也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者諸侯尊絕朞已下無服公子被厭不合為母服不奪其母子之恩故五服外權為制此服必服麻衣縓緣者麻衣大祥受服縓緣練之受飾雖抑猶容有三年之哀故也妻輕者以縓冠對母用練冠以葛絰帶對母用麻皆是輕也　傳曰

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為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　疏曰公子以厭降亦不敢私服母與妻又云子亦不敢服者謂君之正統也云諸侯之妾視卿大夫皆三月而葬者大戴禮文云妾貴者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左右媵各有姪娣二媵與夫人之娣三人為貴餘五者為賤妾　本經記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詳見喪服義

妻

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適子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父在子為妻以杖即位謂庶子疏曰妻卑於母故次之為妻年月禫杖亦與母同故同章以其出嫁天夫為夫斬故夫為之亦與父在為母同傳意以妻擬母母是血屬得期妻惟義合亦期故發何以之傳也答言至親者妻既移天齊體與已同奉宗廟為萬世主故云至親也

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也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　世詳見通禮拜揖條

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見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為妻條

公子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詳見本章父在為母條

出妻之子為母出猶去也　疏曰此謂母犯七出去謂去夫氏或適它族或之本家子從而為之服者也七出者無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盜竊五也妬忌六也惡疾七也天子諸侯之妻無子不出唯有六出雷氏云子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也

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朞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施以豉反　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絕道　疏曰再言傳曰義見前章絕族者嫁來承奉宗廟與族相連綴今出則與族絕以母為族絕即無傍及之服也親者屬者解母被出猶為之服也旁及曰施者詩云施條枚施松上皆是旁而及之義屬猶續也對父與母義合有絕道故云母子至親無絕道

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

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疏曰舊傳釋為父後者謂父沒適子承重不合為出母服此傳曰者子夏傳也事宗廟祭祀者不欲聞見凶人故雜記云有死於宮中三月不祭況有服可得祭乎是以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已與母無親子獨親之故云私親

記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詳見喪服義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同上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為于偽反疏曰云父卒繼母嫁者欲見此母為父已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故子為之一期得伸禫杖但以不生己父卒改嫁故降於己子母雖父卒後不伸三年一期而已從為之服者亦謂本是路人暫時與父牉合父卒還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從為之文也報者喪服

上下并記云報者十有二無降殺之差感恩者皆稱報若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為服母以子恩不可降殺即生報文餘皆放此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嘗為母子貴終其恩按通典宋崔凱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鄭玄云嘗為母子貴終其恩也王肅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凱以為出妻之子為母及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皆為庶子耳為父後者皆不服也傳云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庾蔚之謂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即情易安於傳亦無礙繼母嫁則與宗廟絶為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

右齊衰杖期

不杖麻屨者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　疏曰此不杖章輕於上禫杖故次之此章與上章雖杖與不杖不同其正服齊衰裳皆五升而冠八升則不異也

記期之喪達乎大夫詳見斬衰父條

祖父母疏曰喪服條例皆親而尊者在先此先祖也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服之本制若為父期祖合大功為父母加隆至三年祖亦加隆至期也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疏曰祖為孫止大功孫為祖何以期也祖至尊故為孫降至大功似父母於子降至期也

記父卒然後為祖父後者服斬詳見本篇為君之祖父母條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在則

其服如父在為母也　疏曰適孫承重之服謂若適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則事事得伸如父卒為母三年也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為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為祖期今父没祖母亡亦為祖母三年也　小記

世父母叔父母　疏曰世叔既卑於祖故次之伯言世者欲見繼世也為昆弟之子亦期不言報者以昆弟之子猶子若言報為疏故不言也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

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旁劉薄浪反牉普半反辟音避宗者世父為小宗典宗事者也資取也為姑在室亦如之　疏曰云與尊者一體明與父為一體故加期也然昆弟之子無此義何以亦期云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者凡得降者皆由已尊也故降之世叔非正尊故生報也云父子一體以下傳又廣明一體之義父子一體者謂子與父骨血同為體因其父與祖亦為一體又見世叔父與祖亦為一體也夫妻一體者亦

見世叔母與世叔父亦為一體也昆弟一體者又見世叔與父亦為一體也云昆弟之義無分者以手足四體本在一身不可分別是昆弟之義不合分也然而分者則辟子之私也使昆弟之子各自私朝其父故私分也若兄弟同在一宮則不成為人子之法也案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為四方之宮也世母叔母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則生母名既有母名則當隨世叔而服之故云以名服也喪服小記云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今宗子在期章之內明非大宗子是世父為小宗典宗事也云為姑在室亦如之者大功章云為姑嫁大功明未嫁在此期章若然不見姑者欲其見時早出之義也

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昆弟詳見斬衰章為人後者

記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古謂

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　疏曰瑣縣子名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庚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

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疏曰滕伯文為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之叔父也為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檀弓

大夫之適子為妻　適丁狄反本又作嫡適子為妻在此不杖章則上杖章為　疏曰大夫之

妻者是庶子為妻父没後適子亦為妻杖亦在彼章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

疏曰云父之所不降者大功章有適婦注云適子之妻是父不降適婦也子亦不敢降者謂不敢降至大功與庶子同也父在為妻不杖者父為適子之婦為喪主故適子不敢伸而杖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是大夫為適婦喪主也若然此適子為妻通貴賤令不云長子通上下而云適子唯據大夫者以五十始爵為降服之始嫌降適婦其子亦降其妻故明舉大夫不降天子諸侯雖尊不降可知注云

降有四品者揔解喪服上下降服之義云君大夫以尊降者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即大夫為衆子大功之等是也云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此非身自尊受父之厭屈以降無尊之妻下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經帶麻衣父卒乃大功是也大夫之子即小功章云大夫之子為從父昆弟在小功皆是也云公之昆弟以旁尊降者此亦非已尊旁及昆弟故亦降其諸親即小功章云公之昆弟為從父母昆弟是也案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母妻昆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若然公之昆弟有兩義既以旁尊又為餘尊厭也云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者此章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下文云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為父後者此二者是出也大夫之服例在正服後今在昆弟上者以其妻本在杖期直以

父為主故降入不杖章是以進之在昆弟上也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為妻故親之也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喪服之成文也本所以見父在為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為適婦為主　疏曰齊衰不杖章稱大夫適子為妻云本者主為喪服本文也若舉世子為妻嫌大夫以下有降若舉士為妻其士既職卑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為適婦而降故特顯之　小記

昆弟昆兄也為姊妹在室亦如之　疏曰昆弟卑於世叔故次之昆明也以其次長故以明為稱弟弟也以其小故以次第為名云為姊妹在室亦期義同上章姑在室也

記大夫為其兄弟之未為大夫者士為其兄弟之為大夫者如士服詳見斬衰父條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昆弟之子詳見斬衰章為人後者傳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成本或作郕音成蠶七南反蟹戶買反緌耳隹反啞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其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為蜩喙長在腹下疏曰成孟氏所食采地也子皐孔子弟子子皐性孝此不服兄衰之人聞其來為成宰必當治之故懼而制服也蠶則績絲作繭蟹背殼似匡蜂頭上有物似冠也緌謂蟬

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譬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臯方為制服服是子臯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蠏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檀弓

為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為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別彼列反

疏曰衆子卑於昆弟故次之士謂之衆子大夫之子皆云庶子天子國君絶旁親故不服也引內則者證言庶子別於適長者也

記大夫降其庶子詳見斬衰章父條

昆弟之子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疏曰昆弟子疏於親子故次之世叔父為

之此兩相為服不言報者引同已子與親子同故不言報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詳見

喪服義　古者不降滕伯文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詳見

上世父母叔父母條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　兩言之者適子或為兄或為弟疏曰此大夫之妾子故言庶

若適妻所生第二已下當直云昆弟不言庶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相為亦如大夫為之　疏曰云父之所不降者即斬章父為長子

是也注云適子為庶昆弟已下鄭廣明大夫與適子所降者以大夫適子得行大夫禮故父子俱降庶庶又自相降也如大夫為之亦大功也

適孫疏曰孫卑於昆弟故次之此謂適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為之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為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為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為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也　疏曰云周道者以其殷道適子死弟乃當先立與此不同也云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者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它故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

適及將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然長子為父斬父亦為斬適孫承重為祖斬祖為之期不報之斬者父子一體本有三年之情故特為祖斬祖為孫本非一體但以報期故不得斬也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疏曰此謂其子後人反來為父母在者欲其厚於所後薄於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若然既為本生不降斬至禫杖章者亦是深抑厚於大宗也言報者既深抑之使同本疏往來相報之法故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

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後如字又音侯筭素管反劉音選大祖音泰　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别親疎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疏曰問者本生父母應斬及三年今乃不杖期故問比例也云不貳斬者此問答雖兼母專據父故答以斬而

言案喪服小記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大宗謂若魯桓公適夫人文姜生太子同後為君次子慶父叔牙季友此三子謂之別子別子者皆以臣道事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太子有別又與後世為始故稱別子也大宗有一小宗有四大宗一者別子之子適者為諸弟來宗之即謂之大宗自此以下適適相承謂之百世不遷之宗五服之內親者月算如邦人五服之外皆來宗之為之齊衰齊衰三月章為宗子之母妻是也小宗有四者謂大宗之後生者謂別子之弟小記注云別子之世長子兄弟宗之第二已下長者親弟來宗之為繼禰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昆弟又從父昆弟亦來宗之為繼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從祖昆弟來宗之為繼曾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來宗之又有從曾祖昆弟來宗之為繼高祖小宗也更一世絕服不復來事以彼自事五服內繼高

祖已下者也四者皆是小宗則家家皆有兄弟相事長者之小宗雖家家盡有小宗仍世事繼高祖已下之小宗也是以上傳云有餘則歸之宗亦謂當家之長為小宗者也云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者案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故知後大宗也降其小宗者此則繼為人後為父母父母尚降明餘皆降也故大功章云為人後者為其昆弟是降小宗之類也爲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明宗子尊統領族人有族食族燕齒序之事是以須後不可絶也云禽獸已下者因上尊宗子遂廣申尊祖以及宗子之事也禽獸所生唯知隨母不知隨父國外野人稍遠政化不知分別父母尊卑也都邑之士謂在朝并城郭之士民知義理者大夫及學士則謂鄉庠序及國之大學小學之學士雖未有官爵以其習知四術閑知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理故敬父遂尊祖得與大夫之貴同也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皆是爵尊者其德所及遠

也云適子不得後大宗者以其自當主家事并承重祭祀之事故也注云大祖始封者不毁其廟若魯之周公齊之太公衛之康叔鄭之桓公之類也云始祖感神靈而生若后稷契也及始祖所自出謂祭天者案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后稷感東方青帝靈威仰所生契感北方黑帝汁光紀所生王者建寅之月祀所感帝於南郊還以感生祖配周以后稷殷以契配之也云上猶遠也下猶近者天子始祖諸侯及大祖並於一親廟廟外祭之是尊統遠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中下士一廟是卑者尊統近也若然此論大宗子而言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者欲見大宗子統領百世而不遷又上祭大祖而不易亦是尊統遠小宗子唯統五服之内是尊統近故傳言尊統遠近而云大宗者尊之統也又云大宗者收族是大宗統遠之事也

記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以不二隆

疏曰賀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服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為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税又生不及祖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先師朱文公親書槀本下云今案熊氏則云夫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它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賀義非是小記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疏曰女子卑於男子故次男子後

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

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重者不自絶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

疏曰經兼言父母傳特問父不問母者家無二尊前斬章云為人後不云丈夫不貳斬至此女子子云婦人不貳斬者則丈夫容有二斬故有為長子皆斬至於女子子在家為父出嫁為夫唯一無二也若然案雜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是婦人為夫并為君得二斬者然則此婦人不貳斬在家為父斬出

嫁為夫斬此其事常彼為君不可以輕服服君非常之事不得決此也婦人有三從所從即為之斬夫死從子不為子斬者子為母齊衰母為子不得過齊衰也云曰小宗故服期者欲見大宗子百世不遷婦人所歸雖不歸大宗小宗兄弟父之適長者為之婦人之所歸宗者歸此小宗遂為之期與大宗別也

記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折之設反　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　疏曰此二者皆期服但婦人以飾事人是以雖居喪内不可頓去修容故使惡笄而有首至卒哭女子子哀殺歸于夫氏故折吉笄之首而著布總也案斬衰章吉笄尺二寸斬衰以箭笄長尺檀弓齊衰笄亦云尺則齊衰已下皆與斬同一尺不可更變故折吉笄首而已其總斬衰六升長六寸鄭注總六升象冠數則

齊衰總亦象冠數正服齊衰冠八升則正齊衰總亦八升是以總長八寸笄總與斬衰長短為差但笄不可更變折其首總可更變宜從大功總十升之布總也言以髽者則髽有著笄明矣鄭言此者舊有人解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時無笄則髽亦無笄矣但免髽自相對不得以婦人與男子有笄無笄相對故鄭以經云惡笄有首以髽髽笄連言則髽有著笄明矣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櫛耻乙反　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為其大飾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　榛莊

巾反鏤劉音陋摘他狄反大音泰劉唐餓反○疏曰按玉藻云沐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鄭云樿白理木為櫛櫛即梳也以白理木為梳櫛也彼樿木與象櫛相對此櫛笄與象笄相對故鄭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云或曰榛笄者案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彼為姑用榛木為笄此亦婦人為姑與彼同但此用樿木彼用櫛木不同耳蓋二木俱用故鄭兩存之也云吉笄者象笄也者傳明吉時之笄以象骨為之據大夫士而言案弁師天子諸侯笄皆玉也云笄有首者若今刻鏤摘頭矣鄭時摘頭之物刻鏤為之此笄亦在頭而去首為大飾明首亦刻鏤之故舉漢法況之也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于夫家者但以出適女子子在家婦俱著惡笄婦不言卒哭折吉笄首女子子即言折吉笄之首明女子子有所為故獨折笄首耳所為者以女

子外成既以哀殺事人可以加容故著吉笄仍為大
飾折去其首故以歸于夫家觧之若然喪大記云女
子既練而歸與此注違者彼小祥歸是其正法此歸
者容有故許之歸可以權許之耳云終之者終子道
於父母之恩者子者對父母生稱婦對舅姑立名出
適應稱婦故雖出適猶稱子終初未出適之恩也
本經記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
先女君之黨服　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疏曰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者賀瑒云
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為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
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者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為先
女君之黨服也　雜記
後凡女君之黨通用
繼父同居者　疏曰繼父本非骨肉故次在女子子之下
案郊特牲云夫死不嫁終身不改詩共姜自

誓不許再歸此得有婦人將子嫁而有繼父者彼不嫁者自是貞女守志而有嫁者雖不如不嫁而聖人許之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適人施隻反穉直吏反　妻穉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為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疏

曰子家無大功之内親繼父家亦無大功之内親繼父以財貨為此子築宫廟使此子四時祭祀不絶三者皆具即為同居子為之期恩深故也三者若闕一事則為異居假令前三者皆具後或繼父有子即是繼父有大功内親則為異居矣如此則為之齊衰三月而已若初與母往繼父家時或繼父有大功内親或已有大功内親或繼父不為已築宫廟三者一事闕雖同在繼父家亦名不同居繼父全不服之矣為之築宫廟於家門之外者以其中門外有已宗廟則知此在大門外築之也隨母嫁得有廟者非必正廟但是鬼神所居曰廟若祭法云庶人祭於寢也

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録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則服齊衰

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居則有主後者為異居則　疏曰既云皆無主後為同居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

小記

為夫之君　疏曰此以從服故次繼父下但臣之妻皆禀命於君之夫人不從服小君者欲明夫人命

亦由君故臣妻於夫人無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疏曰從服者以夫為君斬故妻從之服期也斬衰章君

條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此條通用當互考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疏曰此等親出適已降在大功

雖於之服期不絕於夫氏故次義服之下女子子聞在上不言報者女子子出適大功反為父母自然猶期不

須言報故不言也姑對姪姊妹對兄弟出適反為姪與兄弟大功姪與兄弟為之降至大功今還相為期故須言報也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為其無祭主故也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疏曰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傳不言喪主喪有無後無無主者今無主者謂無祭主注云人之所哀憐者謂行路之人見此無夫復無子而不嫁猶生哀愍況姪與兄弟及父母故不忍降之也不言嫁而云適人者若言適人即謂士也若言嫁乃嫁於大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疏曰此亦從服輕於夫之君及姑姊妹女子子無主

故次之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

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癈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

疏曰云父母長子君服斬者欲見臣從君服期君之母當齊衰而言斬者以母亦有三年之服故并言之云妻則小君也者欲見臣為小君期是常非從服之例云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者傳辭經臣為君之祖父母服期若君在則為君祖父母從服期云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者始封之君非繼體容有祖父不為君而死君為之斬臣亦從服期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合立為癈疾不立已當立是受

國於曾祖若今君受國於祖薨則羣臣為之斬何得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若然則曾祖為君薨羣臣自當服斬若君之祖薨君為之服斬則臣從服期也趙商問已為諸侯父有癈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為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為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為祖後者三年已聞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彼志與此注相兼乃具也

周禮司服凡喪為王后齊衰

王后小君也諸侯為之不杖期　疏曰云凡喪者諸侯諸臣皆為天王斬衰王后齊衰故言凡以廣之不杖章云為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但諸臣亦為王斬衰為后期鄭特言諸侯者士喪服斬衰章云臣為君諸侯為天子及至不杖章直云為君之母妻不別見為后之文故鄭解之士不

見諸侯為后者以其諸侯為后與臣為之同故不別見也其卿大夫適子為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庶人禮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為天子服注云遠嫌也與畿外之民同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云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天子卿大夫適子亦當然故云如士服也

記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太子如士服詳見斬衰章君條

外宗為夫人猶內宗也同上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服問

妾為女君疏曰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也以其事既與夫體敵妾不得體夫故名妾妾接也接事適妻故妾謂適妻為女君也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疏曰婦之事舅姑亦期故云等但並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雖或姪娣使如子之妻與婦事舅姑同也諸經傳無女君服妾之文故無服云報之則重降之則嫌者還報以期無尊卑降殺則大重若降之大功小功則似舅姑為適婦庶婦之嫌故使女君為妾無服也

記妾為女君惡笄有首布總詳見齊衰母為長子條

婦為舅姑疏曰文在此者既欲抑妾事女君使如事舅姑故婦事舅姑在下欲使妾情先於婦故婦

文在後也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曰本是路人與子判合得體其子為親故重服為其舅姑也

記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詳見上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條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疏曰恩情既離故出即除服也

小記

叔仲皮學子柳學戶教反教也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疏曰叔仲氏也皮是名

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衣音咨繆讀曰樛音居虯反衣當為齊壞字也繆讀為不樛垂之樛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鈍徒困反又作頓疏曰其妻子柳之妻喪服婦為舅

姑齊衰無衣衰之文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也繆經謂絞麻為經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環經不樛耳云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則非御大夫也其實大夫妻為舅姑亦齊衰

叔仲衍以告 衍以善反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為皮 疏曰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曰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乎

請總衰而環經 總音歲 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經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使其妻為舅服之 疏曰知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經弔服之經者約鄭注周禮司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又注雜記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纏而不樛

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 喪如字末莫曷反衍答子柳也姑姊妹

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

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經服其舅非疏曰退子柳退也妻子柳妻也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據喪服謂總衰也弔服之經謂環經也 檀弓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詳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條

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詳見喪服義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

夫之昆弟之子

男女皆是 疏曰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進同已子故二母為之亦如已子服期也云男女皆是者據女在室與出嫁與二母相為服同期與大功故子中兼男女但以義服情輕同婦事舅姑故次在下也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疏曰報之者二母與子本是路人為配二父而有母名為之服期故二母報子還服期若然上世叔之下不言報至此言之者二父本是父之一體又引同己子不得言報至此本疏故言報也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疏曰二妾為其子應降而不降重出此文故次之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為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　疏曰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者諸侯絕旁期為衆子無服大夫降一等為衆子大功其妻體君皆從夫而降之至於二妾賤皆不得體君君不厭故自為其子得伸遂而服期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疏曰章首已言爲祖父母兼男女彼女據成人之女此言女子子謂十五許嫁者以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

疏曰祖父母正期也已嫁之女可降旁親祖父母正期故不敢降也經直云女子子無嫁文故似在室傳言不敢則是雖嫁而不敢降祖故似已嫁經傳互言之欲見在室出嫁同不降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凡六命夫六命婦

疏曰此言大夫之子爲此六命

夫六命婦服期不降之事其中雖有子女重出其文其餘並是應降而不降故次在女子為祖下但大夫尊降旁親一等此男女皆合降至大功為作大夫與己尊同故不降還服期若姑姊妹女子子若出嫁大功適士又降至小功今嫁大夫雖降至大功為無祭主哀憐之不忍降還服期也注云命爵九等者大宗伯及典命文六命夫謂世父一也叔父二也子三也昆四也弟五也昆弟之子六也六命婦者世母一也叔母二也姑三也姊四也妹五也女子子六也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

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為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已同妻貴於室從夫爵也

疏曰注云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者經六命婦中有世母叔母故鄭辨之以其世母叔母無主有主皆為之期故知惟據此四人而言其有祭主者自為大功矣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者以其男女俱為父母三年父母唯為長子斬其餘降何得言報故知子中兼男女傳唯女子子失之矣案曲禮云四十強而仕五十艾服官政為大夫何得大

夫子又為大夫又何得為弟之子為大夫者五十命為大夫自是常法大夫之子有德行茂盛者豈待五十乃命之乎是以殤小功有大夫為其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為兄弟殤明是幼為大夫舉此一隅不得以常法相難也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疏曰祖與孫為士卑故次在此也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疏曰以出嫁為其父母亦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云公謂五等諸侯皆有八妾士謂一妻一妾中閒猶有孤猶有卿大夫妾不言之者舉其極尊卑其中有妾為父母可知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疏曰問者以公子為君厭為己母不在五服又為己母黨無服公妾既不得體君君不厭故妾為父母得伸遂而服期也鄭欲破傳義故據傳云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體君者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與猶不正執之辭也云春秋之義者桓九年傳文云禮妾從其女君而服其黨者雜記文也鄭既以傳為誤故自解之一則以女君不可降其父母二則經文兼有卿大夫士何得專據公子以決父母乎是以傳為誤也

右齊衰不杖期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疏曰此齊衰三月章以其義服日月又少故在不杖章下此及下傳大功皆不言冠帶者以其輕故略之至正大功言冠見其正猶不言帶緦麻又直言緦麻餘又略之禮記云齊衰居堊室者據期故譙周亦云齊衰三月不居堊室注云不以輕服受之者凡變除皆因葬練祥乃行此服至葬即除無變服之理也天子諸侯葬異月者此章以三月為主經中有寄公為所寓又有舊君兼天子諸侯又有庶人為國君鄭云天子畿内之民服天子亦如之天子七月葬諸侯五月葬為之齊衰者皆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是以不得言少以包多亦不得言多以包少也

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　疏曰齊衰為

尊大功為卑然大功以上同名重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為屨雖尊卑則異於恩有可同者也小記

寄公為所寓寓音遇 寓亦寄也為所寄之國君服疏曰此章論義服故以疏者為首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 疏曰失地之君者謂若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失地之君為衛侯服齊衰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葬訖乃除也云言與民同也者以容在主國得主君之恩故報主君與民同則民亦服之三月藏其服至葬又反服之既葬訖乃除也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寄公為所寓故次在此謂與　疏曰此與大宗同宗親如大宗別高祖之人皆三月也言丈夫婦人者謂同宗男子女子皆為大宗子并母妻齊衰三月絫斬章女子子在室及女反在父室者又不杖章中歸宗婦人為當家小宗親者期為大宗疏者三月也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疏曰祖謂別子為祖百世不遷之祖當祭之日同宗皆來陪位及助祭故云尊祖也云尊祖故敬宗者是百世不遷之宗大宗者尊之統故同宗敬之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者謂宗子父已

卒宗子主其祭王制云八十齊衰之事不與則母七十亦不與今宗子母在未年七十母自與祭母死宗人為之服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宗人乃為宗子妻服也必為宗子母妻服者以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其母妻亦燕食族人之婦於房皆序以昭穆故族人為之服也

記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為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癈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為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算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

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

疏曰云孤為殤者謂無父未冠而死者云大功衰小功衰者以其成人齊衰故長殤中殤皆在大功衰下殤在小功衰也云皆三月者以其衰雖降月本三月法一時不可更服故還依本三月也云親則月筭如邦人者上三月者是絕屬者若在五屬之內親者月數當依本親為限如邦人也云不孤則族人不為殤服服之也者以父在猶如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以其父在為適子則不為適孫服同於庶孫明此本無服亦不為之服殤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者謂宗子親昆弟姑姊妹在室之等皆是也自大功親已下盡小功親以上成人月數雖依本服而皆服齊衰者以其絕屬者猶齊衰三月明親者無問大功小功緦麻皆齊衰者也既皆齊衰故三月既葬受

服乃始受以大功小功衰也至於小功親已下殤與絕屬者同者以其成人小功五月殤即入三月是以與絕屬者同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故與絕屬者同也云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者以其絕屬者為宗子齊衰三月緦麻親亦三月是以成人及殤死皆與絕屬者同也　本經記

為舊君君之母妻　疏曰舊君舊嘗恩深以對於父今雖退歸田野不忘舊德故次在宗子之下也但為舊君有二一則致仕二則待放未去此則致仕者也

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　疏曰此經上下臣為舊君有二故發問云仕焉而已者傳

意以下為舊君是待放之臣以此為致仕之臣也云何以服齊衰三月者怪其舊服斬衰今服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者以本義合今義已斷故抑之使與民同也下文庶人為國君無小君是恩淺此為小君是恩深於民也

庶人為國君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内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疏曰云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經言庶人兼在官者而言之云天子畿内之民亦如之者以其畿外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已下其民皆服君三月則畿内千里專屬天子亦如諸侯之境内也　斬衰君條外宗為君夫人猶内宗也此條通用當互考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在外待放已去者　疏曰此大夫在外不言為

本君服與不服者案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以其尊卑不敵若所仕敵乃反服舊君服則此大夫已去他國不言服者以其君尊卑不敵不反服者也是以直言其妻長子為舊國君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　疏曰妻本從夫服君令夫已絕妻不合服而服之長子本為君斬者亦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從父而服之令父已絕於君亦當不服矣而皆服衰三月故發問也君臣有合離之義謂諫諍而從是有義則合三諫不從是無義則離子既隨父故去可以無服矣

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其君尊卑異也違猶

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疏曰去諸侯謂不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如去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則此臣不反服謂今仕卑君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者此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為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雜記

仕而未有祿者違而君薨弗為服也以其恩輕也違去也疏曰違去也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檀弓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

法

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言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官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　雜記

繼父不同居者嘗同居今不同　疏曰此則期章云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者也但章皆有傳惟庶人為國君及此經文不傳者以其庶人已於寄公上下舊君繼父已於期章釋訖是以皆不言也

記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詳見不杖期章繼父同居條　有主後者為異居同上

曾祖父母　疏曰曾高本合小功加至齊衰故次繼父之下此經直云曾祖不言高祖案下緦麻章鄭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是以此注亦兼曾高而說也不言者見其同服故也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　疏曰服之數盡於五者自斬至緦也云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為父期而言故三年問云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是本為父期則為祖宜大功曾祖宜小功高祖宜緦麻為父加隆三年則為祖宜期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云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此鄭

總釋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其中含有高曾二祖而言之也又云則曾孫玄孫為之服同也者曾祖中既兼有高祖是以云曾孫玄孫各為之齊衰三月也既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故云重其衰麻謂義服六升衰九升冠此尊尊者也減五月為三月者恩殺故也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詳見斬衰章為人後者條

大夫為宗子疏曰大夫尊降旁親皆一等尊祖故敬宗是以大夫雖尊不降宗子宗子既不降母妻不降可知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舊君大夫待放未去者疏曰舊君以重出故次在此也

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以道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絶者言爵禄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

疏曰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如此者謂之以道去君有罪放逐為非道去君大夫去君歸其宗廟猶為舊君服若君不使歸其宗廟是得玦而去則不服矣妻子自若民也者此鄭還約上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也不言士者此主為待放未絶大夫有此法士雖有三諫不從出國之時案曲禮踰竟素服乘髦馬不蚤鬋不御婦人三月而後即向他國無待放之法是出國即不服舊君矣是以此舊君唯有大夫也不言公卿及孤者詩云三事大夫

則三公亦號大夫矣

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疏曰經不言大夫傳為大夫解之者以其言曾祖為士者故知對大夫為之服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疏曰此亦重出故次在男子曾孫下也但未嫁者同於前為曾祖父母今并言者女子子有嫁逆降之理故因已嫁并言未嫁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注曰言嫁於大夫者明雖

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著不降明有所降　疏曰雖尊猶不降則適士者不降可知也云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二十已笄以醴禮之若十五許嫁亦笄為成人但鄭據二十已笄者而言之案上章為祖父母又女子子為祖父母傳不言不敢降至此乃言者謂曾祖輕尚不降況祖父母重者不降可知是舉輕以見重也云此著不降明有所降者案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叔父母如此類是有所降也　妾為女君之黨服見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條

右齊衰三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　疏曰章次此者以其本服齊衰期為殤死降在大功故在正大功之上義齊衰之下也不云月數者下文有纓絰無纓絰言七月

九月彼已見月故於此略之云無受者不以輕服受之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者斬衰皆不言布與功以其哀痛極未可言布體與大功至此輕可以見之斬衰章傳云冠六升不加灰則此七升言鍛治可以加灰矣但麤沽而已言大功者用功麤大故沽疎其言小者對大功是用功細小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女子子許嫁不為殤也 疏曰子女子子在章首者以其父母於子哀痛情深故在前兄弟之子亦同此而不別言者兄弟之子猶子故不言且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唯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蓋若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矣聖人之意然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

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縟音辱樛居虯反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垂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為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數音朔散悉但反

疏曰成人皆期以其未成人故降至大功其成人至

葬後皆以輕服受之今喪未成人即無受三等殤皆以四年為差取法四時穀物變易故也又以八歲以上為有服七歲以下為無服者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八月生齒八歲齔齒故八歲以上為有服之殤也傳必以三月造名始哭之者以其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識眄人所加憐故據名為限也云未名則不哭也者不以日易月而哭初死亦當有哭而已注云變除之節者成人之喪既卒哭以輕服受之男子除於首婦人除於帶是也今於殤則無此變除之節數月滿則除之又云不樛垂者不絞帶之垂凡喪至小斂皆服未成服之麻麻經麻帶大功以上散帶之垂至成服乃絞之小功已下初而絞之今殤大功亦於小斂服麻散垂至成服後亦散不絞與成人異也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若至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此則惟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凡言子可以兼男女者謂若期章云子又云昆弟之子是

子中兼男女也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關通也為子中通有長適若成人為之斬衰今殤死與衆子同者以殤不成人如穀物未熟故同殤大功也別言子者見斯義也王肅馬融以為日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三日哭緦麻之親則以三日為制若然哭緦麻三月喪與七歲同又此傳承父母子之下而哭緦麻孩子踈失之甚也此章子夏傳文通言為殤之義不專為子女子子而言也今以其舊文在此不敢輒易

凡傳記言殤者悉附於其下

記大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　小記

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僖公九年春秋公羊傳　又文十六年子叔姬卒傳同

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許嫁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穀梁傳　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禺音遇又音務師師伐我是也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項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疏曰案左氏傳云務人卽公爲也故曰云昭公子此作禺人者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使之雖病也謂時繇役任之雖重也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

重依注音童汪烏黄反踦魚綺反　奔敵死齊冠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　姓汪名踦春秋傳曰童汪踦
魯人欲勿殤童汪踦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葬斂
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　疏曰言其可不為殤也　檀弓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

子傒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公君

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　疏曰自叔父至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皆是成人齊衰期長殤中殤殤降一等在大功故於此摠見之又皆尊卑為前後次第作文也云公為適子大夫為適子皆是正統成人斬衰今為殤死不得著代故入大功特言適子者天子諸侯於庶子則絕而無服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於此不言唯言適子也若然二適在下者亦為重出其文故也注云公君也者直言公恐是公士之

公及三公與孤皆號公故訓為君見是五等之君言天子亦如之者以其天子與諸侯同絶宗故也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經有纓者為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絰有纓以一條繩為之小功已下絰無纓也疏曰絰之有纓所以固絰猶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也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云經有纓者為其重也者以經云九月纓絰七月不纓絰故知經有纓為其情重故也自大功已上經有纓此鄭廣解五服有纓無纓之事但諸文唯有冠纓不見絰有纓之文鄭撿此經長殤有纓法則知成人大功已上絰有纓明矣鄭知一條繩為之者見斬衰冠繩纓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故知此絰之纓亦通屈一條屬之絰垂下為纓可知小功已下絰無纓也者亦以此經中殤七月絰無纓明小功五月已下絰無纓可知

右殤大功九月七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受猶承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

此雖有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

疏曰此成人大功章輕於前殤章前既略於此具言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虞而受服絰正言三月者以其天子諸侯絕旁期無此大功喪大夫士三月而葬大夫除死月數亦得為三月也云非內喪也者彼國自以五月葬後服此諸侯為之自以三月受服同於大夫士故云主於大夫士也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受盡於此

也又受麻經以葛經間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　疏曰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者此章有降有正有義降則衰七升冠十升正則衰八升冠亦十升義則衰九升冠十一升十升者降小功十一升者正小功傳以受服不言降大功與正大功直言義大功之受者鄭云此受之下也據受之下殺傳者明受盡於此義服大功以其小功至葬唯有變麻服葛因故衰無受服之法故傳據義大功而言也引閒傳者證經大功既葬其麻經受以小功葛者以其大功既葬變麻為葛五分去一大功與小功初死同即閒傳云大功之葛小功之麻同一也

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

功小功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　疏曰大夫之凶服加以大功小功者天子諸侯自旁期以下皆絕而不為服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謂本服大功小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緦者其本服之緦則降而無服云士之凶服亦如之者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降服則亦有緦服故鄭增之也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者欲見大夫言大功小功天子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此云齊者據為后夫人而言若然天子於適子承重亦期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曾孫亦期及至適玄孫皆然也既為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下之婦承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云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者是據正服大功小功若緦則降而無服故不言士不降服明知更加緦也　周禮有問司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自卿大夫而上皆無此何也朱文公先生

曰此中庸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乃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疏曰此等並是本期出降大功故次在此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 疏曰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夫自為之禫杖期故於此薄為之大功

記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詳見喪服義

從父昆弟 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疏曰昆弟親為之期此從父昆弟降一等故次姑姊妹之下謂之從父昆弟世叔父與祖為一體又與己父為一體緣親以致服故云從也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疏曰在此者以其小宗之後大宗欲使厚於大宗之親故抑之在從父昆弟之下

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疏曰條下記云為人後者於昆弟降一等故大功也若然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

記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言報者嫌其為宗子不降疏曰謂支子為大宗後又來為族親兄弟之類云言報者嫌其為宗子不降者以其出降本親又宗子尊重恐本親有不敢降服之嫌故云報以明之言報是兩相為服者也本經記

庶孫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為姪庶孫丈夫婦人同疏曰畢於昆弟故次之庶孫從父而服祖期故

祖從子而服其孫大功降一等云男女皆是者女孫在室與男孫同

適婦 適婦適子之妻 疏曰疏於孫故次之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者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婦言適者從夫名 疏曰父母為適長三年今為適婦不降一等服期者長子本為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婦直是適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直加於庶婦一等大功而已

記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謂夫有廢疾若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庶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 疏曰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為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

為後者也　小記

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為父後者服期也　疏曰前云姑姊妹女子子出適在章首者情重故至此女子子反為衆昆弟在此者抑之欲使厚於夫氏故次在此也為本親降一等是其常云父沒乃為父後者服期也者不杖章所云是也　妾服見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條

姪丈夫婦人報為姪男女服同　疏曰姪卑於昆弟故次之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者姑與姪在室出嫁同以姪女言婦人見嫁出因此謂姪男為丈夫亦見長大之稱是以鄭還以男女解之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疏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者姪

之名唯對姑生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也　妾服見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條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疏曰以其義服故次在此記云為夫之兄弟降一等此皆夫之期故妻為之大功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嫂本又作嫂同書早反治直吏反　道猶行也言婦

人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為母行嫁於子行則為婦行謂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嫂猶傻也傻老人稱也是為序男女之別爾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慎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疏曰從服者從夫而服故大功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已下總論兄弟之妻不為夫之兄弟服夫之兄弟不為兄弟妻服之事也若以弟妻為婦即以兄妻為母而以母服服兄妻又以婦服服弟妻又使妻以舅服服夫之兄又使兄妻以子服服已夫之弟則兄弟反為父子亂昭穆之次序故聖人深塞亂源使兄弟之妻本無母婦之名不相為服也引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者謂大宗子同是正姓姬姜之類屬聚也合聚族人於宗子之家在堂上行食燕之

禮即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是也又云異姓主名治際會者主名謂母與婦之名治正也際接也以母婦正接之會聚則宗子之妻食燕族人之婦於房是也云名著男女有別者謂母婦之名明著則男女各有分別而無淫亂也 遠扶萬反僾素口反 先師朱文公親書藁本下云今案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為婦兄妻不得為母故反言以明之曰若謂弟妻為婦則是兄妻亦可謂之母矣而可乎言其不可爾非謂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疏皆誤也今論於此而顛刊定其疏云 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 子謂庶子

疏曰大夫為此八者本期今以為士故降至大功亦為重出此文故次在此也云子謂庶子者長子在斬章

故謂庶子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尊同

謂亦為大夫者親服期

記大夫降其庶子詳見斬衰父條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

之疏曰此三人所以降者大夫以尊降昆弟以旁尊降大夫之子以厭降是以總云降一等上經當已言記今又言之者以雖言之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是以鄭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者以下云小功以下為兄弟恐此兄弟亦據小功已下得降故云猶族親也則此兄弟及為人後者為兄弟皆非專據小功已下猶族親所容廣也

本經記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

降一等公士大夫之君 疏曰天子諸侯絶今言為兄弟服明是公士大夫之君於旁親降一等者室老家相降一等不言士士邑宰遠臣不從服若然室老似止君近臣故從君所服也 同上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 疏曰此並受厭降卑於自降故次在自降人之下云公子是父在今繼兄而言弟故知父卒也若公子父在為母妻在五服之外今父卒故服大功也云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者以其繼父而言又大夫卒子為母妻得伸其本服今但大功故知父在也云其或為母謂妾子也者以其為妻昆弟其禮並同又於適妻君大夫自不降其子皆得伸今在大功明妾子自為己母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

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疏曰公之庶昆弟以其父在為母妻厭在五服外公卒猶為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其大夫之子據父在有厭從於大夫降一等大夫若卒則得伸無餘尊之厭也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為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為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為之亦如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之下則是上二人也以其二人為疏曰此文承上文公之父所厭降親今此從父昆弟為大夫故此二人不降而服大功依本服也鄭云互相為服者以彼此相為同是

從父昆弟相為著服故云皆是互見之義故也云其為
士者降在小功者降一等故也云適子為之亦如之者
雖適不降同等故
也　相為于偽反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婦
人
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　疏曰此
亦重出故次從父昆弟下此謂世叔母為之服在家期
出嫁大功女在家室之名是親也婦者事人之稱是
見疏也　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係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
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為此也妾
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
為君之眾子亦期　疏曰妾為君之庶子輕於為夫之
昆弟之女故次之引下傳者彼傳為此經而作也在下
者鄭彼云文爛在下爾故也云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
者妾從女君服得與女君同又云自為其子期異於女
君也者以其女君從夫降其庶子大功夫不厭妾故自

服其子期也云士妾為君之衆子亦期謂亦得與女君同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　疏曰此是女子子逆降旁親又是重出故次之於此知逆降者此經云嫁者為世父已下出降大功自是常法更言未嫁者亦為世父已下非未嫁逆降而何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者此馬融之輩舊讀如此鄭以此為非故此下注破之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

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疏曰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此傳當在上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下爛脫誤在此但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云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辭義言辭也云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者此鄭欲就舊章讀破之案不杖期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又云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自為其親皆言其以明之今此不言其明非妾為私親也又引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彼

二人為曾祖是正尊雖出嫁亦不降此則為旁親雖未嫁亦逆降聖人作文是同足以明之明是二人為此七人不得以嫁者未嫁者上同君之庶子下文為世父以下為妾自服私親也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者此傳為君之庶子而發應在女子子之上君之庶子之下以簡札韋編爛斷後人錯置於下是以舊讀遂誤也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謂女子十五已後許嫁笄為成人有出嫁之道是以雖未出即逆降世父已下旁親也云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者謂女子子年十九後年二月冠子娶妻之月其女當嫁今年遭此世父已下之喪若依本服期者過後年二月不得及時逆降在大功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則於二月得及時而嫁也 先師朱文公親書藁本云傳先辭嫁者未嫁者而後適以上文君之庶子并以妾與女君同釋之乃云下言為世父母以下而以自服私親釋之文勢

似不誤也又批云此一條舊讀正得傳意但於經例不合鄭注與經例合但所改傳文似亦牽强又未見妾為已之私親本當服期者合著何服疏言十一字是鄭所置今詳此十一字中包為世至姊妹十字若無上下文即無所屬未詳其説可更攷之又有問大夫之妾章先生云此段自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考女子適人者為父母及昆弟之為父後者已見於齊衰期章為衆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説無疑矣　此條内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夫黨服通用

記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詳見母為長子章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

嫁於大夫者　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疏曰此等姑姊已下應降而不降又兼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也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親姑姊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為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為大夫妻又降在緦麻假令彼姑姊妹亦為命婦惟小功耳今得在大夫科中者此謂命婦為本親姑姊妹已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云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國君絕期已下今為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

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　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者諸侯之子適適相承而旁支庶已

下並為諸侯所絶不得稱諸侯子變名公子適既立廟支庶子孫不立廟是自卑别於尊者也公子之子孫或為天子臣出封為五等諸侯後世將此始封之君世世祖是人不復祀别子是自尊别於卑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者以其初升為君諸父是祖之一體又是父之一體其昆弟既是父之一體又是已之一體故不臣此二者仍為之著服也云封君之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以其諸父尊故未得臣仍為之服昆弟卑故臣之不為之服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者繼世至孫漸為貴重故盡臣之云君之所為服者謂君之所不臣者君為之服者子亦服之故云子亦不敢不服也云君之所不服服子亦不敢服也者此謂君所臣之者君不為之服子亦不敢服之以其子從父升降故也注云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者以其廟已在適子為君者立之旁支庶不得並立廟故也云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禰者欲見公子公孫若立

為卿大夫得立三廟若作上士得立二廟若作中士得立一廟並得祭其祖禰既不祖禰先君當立別子以下以其公子公孫並是別子若魯桓公生世子名同者後為君慶父叔牙季友等謂之公子公子並為別子不得禰先君桓公之廟慶父等雖為卿大夫未有廟至子孫已後乃得立別子為太祖不毀廟已下二廟祖禰之外次第則遷之也云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者此解始封君得立五廟太祖與高祖以下也今始封君後世乃不毀其廟為太祖此始封君未有太祖廟唯有高祖已下四廟故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得在四廟數中始封君死其子立即以父為禰廟前高祖者為高祖之父當遷之又至四世之後始封君為高祖父當遷之時轉為太祖通四廟為五廟定制也故云後世遷之乃毀其廟也　先師朱文公親書藁本今案疏義有未明者竊詳始封之君所以不臣諸父昆弟者以始封君之父未嘗臣之

故始封之君不敢臣也封君之子所以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以封君之子所謂諸父者即始封君謂之昆弟而未嘗臣之者也故封君之子亦不敢臣之封君之子所謂昆弟者即始封君嘗臣之者也故今為封君之子者亦臣之封君之孫所謂諸父昆弟者即封君之子所臣之昆弟及其子也故封君之孫亦臣之故下文繼之以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右大功正服九月

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總音歲　疏曰此總衰是諸侯之臣在大功下小功上者以其天子七月葬既葬除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又縷雖如小功升數又少故在小功上也此不言帶屨者以其傳云小功之總也則帶屨亦同小功可知

傳曰緦衰者何以小功之緦也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緦今南陽有鄧緦　疏云以諸侯大夫是諸侯臣於天子為陪臣是恩輕諸侯為天子服至尊義服斬縷如三升半陪臣降君改服至尊加一升四升半也鄧緦者漢時南陽郡鄧氏造布有名緦也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疏曰此經直云大夫則大夫中有孤卿以其小聘使下大夫大聘或使孤或使卿也故大行人云諸侯之孤以皮帛繼子男故知大夫中兼孤卿

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見賢遍反　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疏曰周禮宗伯云時

聘曰問殷頫曰視鄭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遣大夫來聘又注云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此並是以時會得見天子天子待之以禮饗食燕賜加恩既深故諸侯大夫報而服之也云士庶民不服者上文云庶民為國君注云天子畿内之民服天子即知畿外之民不服可知大夫不接見天子者無服明士不接見亦無服可知其士與卿大夫聘時作介者雖亦得禮介本副使不得天子接見亦不服可知

右繐衰既葬除之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澡音早　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　去起呂反莩音敷　疏曰此殤小功章在此者本齊衰大功之

親為殤降在小功故在成人小功之上言小功者用功細小精密者也上章皆帶在經下今此帶在經上者以大功已上經帶有本小功已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經上倒文以見重也且上文多直見一經包二此別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經不同也又殤大功直言無受不言月數此直言月不言無受者欲互見為義又下章言即葛此不言即葛亦是兼見無受之義也又不言布帶與冠文略也不言屨者當與下章同吉屨無絇也澡者治去莩垢謂以枲麻治之使滑淨也引小記者欲見下殤小功中有本是齊衰之喪故特言下殤若大功下殤則入緦麻云屈而反以報之者謂先以一股麻不絕本者為一條展之為繩報合也以一頭屈而反向上合之乃絞垂必屈而反以合者見其重故也引之者證此帶亦不絕本屈而反以報之也若然此章亦有大功長殤在小功者未知帶得與斬衰下殤小功同不絕本不案服問云小

功無變也又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彼云小功無變據成人小功無變三年之葛有本得變之則知大功殤長中在小功者輕帶無本也以此而言經注專據齊衰斬下殤小功重者而言其中無有大功之殤在小功帶麻絶本者似若斬衰章兼有義服傳直言衰三升冠六升不言義服衰三升半者也若然姑姊妹出適降在小功者以其成人帶與大功之殤同亦無本也　大功無受章大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此條通用當互考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

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疏曰自叔父已下至女子子之下殤八人皆是成人期長殤中殤大功已在上殤大功章此下殤小功故在此章也仍以尊者在前卑者居後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疏曰此二者以本服大功今長殤中殤小功故在此章從父昆弟情本輕故在出降昆弟後也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疏曰鄭云問

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者以其緦麻章見從父昆弟之下殤此章見從父昆弟之長殤唯中殤不見也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者以其緦麻章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據此二傳言之禮無殤在齊衰則齊衰之殤與大功之殤據成人明此大功與小功之殤據服其成人可知也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者大功重者中從上齊衰重於大功明從上可知也又云此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者鄭以此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章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兩文相反故鄭以彼謂婦人為夫之族類此謂大夫為殤者服也鄭必知義然者以其傳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下文發傳在婦人為夫之親下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者略舉以明義故云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　疏曰夫之叔父義服故次在此成人大功故長殤降一等在小功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者下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此婦人為夫之黨類故知中從下在緦麻也　妾服見大功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疏曰此皆成人為之齊衰期長中殤在大功故下殤在此小功也　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

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疏曰謂姑為姪成人大功長殤在此不言中殤中從上庶孫者祖為之大功長殤中殤亦在此皆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是見恩疏之義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

子之長殤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

言庶者此庶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闕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疏曰謂此三人為此六種人成人以尊降至大功故長殤在小功中殤亦從上此一經亦尊卑為次序也注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者凡為昆弟長殤在大功今小功明大夫為昆弟降一等若昆弟亦為大夫同等則不降今言降在小功明是為士若不仕者也云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者已為大夫則冠矣大夫冠而不為殤也大夫二十而冠而有兄姊殤者已與兄姊同十九而兄姊於年終死已至明年初二十因喪而冠是以冠成人而有兄姊殤也具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已得為大夫者五十乃爵命自是禮之常法或有大夫之盛德未必至五十為大夫者也曲禮云四十強而仕則四十然後為士今云殤

死者爲士若不仕則爲士而殤死亦是未二十得爲士者若士冠禮鄭目録云士之子任士職居士位二十而冠故鄭引管子書四民之業士亦世焉是也云公之昆弟不言庶者經云父之昆弟多兼言庶此特不云庶者若爲母則兼云庶以其適母適庶之子皆同服妾子爲母則厭不申今此經不爲母服爲昆弟已下故不言庶也云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闕適子亦服此殤也者闕適也適適子亦服此服也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君之庶子　疏曰妾爲君之庶子成人在大功章今長殤降一等故在此云君之庶子者若適長則成人隨女君三年長殤在大功也

右小功殤五月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即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

經帶而五月也間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也　疏曰此是小功成人章輕於小功殤故次之此章有三等正降義其衰裳之制澡經等與前同故略也云即葛五月者以此成人文縟故變麻從葛但以日月為足故不變衰也不列冠屨承上大功文略小功又輕故亦不言也言日月者成人文縟故具言也引間傳欲見小功有變麻服葛法既葬大小同故變同之也案周禮屨人職絇者屨鼻頭有飾為行戒吉時有行戒故有絇喪中無行戒故無絇

司服卿大夫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詳見大功章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祖父之昆弟之親　疏曰此亦從尊向卑從祖祖父母是曾祖之子祖之兄弟從祖父母者是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之親故鄭并言祖父之昆弟之親云報者

恩輕欲見兩相為服故云報也

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　疏曰此是從祖父之子故鄭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也已之再從兄弟以上三者為三小功也

記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他邦謂行仕出遊若辟仇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　疏曰云在他邦加一等者二人共在他國一死一不死相愍不得辭於親眷故加一等也云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者謂各有父母或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共居而死亦當愍其孤幼相育特加一等云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者或遺腹子或幼小未有識而父母早死者也　本經記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

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同同財矣疏曰發問者上經及記已有兄弟皆是降等唯此兄弟加一等故怪而致問引舊傳者以有成大故引之云小功以下為兄弟者以其加一等故也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親則親矣又加之故於小功發傳也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不可復加者也云若不及知父母則同同財矣者據經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既親重則財食是同雖無父母恩自隆重不可復加也同上

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之女疏曰此謂從父姊妹在家大功出適小功不言出適與在室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故不辨在室及出嫁也

孫適人者 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 疏曰以女孫在室與男孫同大功故出適小功也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 疏曰姑尊而不親姊妹親而不尊故不言姑而舉姊妹也

為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疏曰外親之服不過緦今乃小功故發問云以尊加者以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

為所後者妻之父母若子 詳見斬衰章為人後者條

記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 疏云以其與尊者為一體既不得服所出母是以母黨皆不服之

本經記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疏曰此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君母謂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為輕故徒從也已母若在母為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 小記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 疏曰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事異於上故異稱傳曰也 服問 此係本章從母緦章舅舅之子通用

出妻之子為外祖父母無服詳見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期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恩不相及 疏曰慈母者父雖命為母子而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為慈母之父母有服者為恩所不及也

小記

從母丈夫婦人報從母母之姊妹疏曰母之姊妹與母一體從於己母而有此名故曰從母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是皆成人長大為號也母之姊妹之男女與從母兩相為服故曰報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疏曰以名加者以有母名故加至小功外親以本非骨肉情疏故聖人制禮無過緦也外祖父母條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此條通用當考

庶子為後者為其從母無服不為後如邦人詳見外祖父母條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略從降疏曰夫之姑

姊妹夫爲之期妻降一等出嫁小功因恩疏略從降故在室及嫁同小功若此釋恐謂未當報然文不爲娣姒設以其娣姒婦兩見更相爲服自明何言報也既報字不爲娣姒其報於娣姒上者以其於夫之兄弟使之遠別故無名使不相爲服要娣姒婦相爲服亦因夫而有故娣姒婦下云報使娣姒上蒙夫字以冠之也　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條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疏曰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是以左氏傳穆姜是宣公夫人大婦也聲伯之母是宣公弟叔肸之妻小婦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云吾不以妾爲姒是據二婦年大

小為娣姒不據夫年為小大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疏曰從父昆弟庶孫本大功此三等以尊降入小功姑姊妹女子子本期此三等出降入大功若適士又降一等入小功也此等以重出其文姑姊妹又以再降故在此

記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詳見大功章大夫為昆弟為士者條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

於大夫亦大功　疏曰此云適人者謂士是以本在室大功出降故小功　鄭云嫁於大夫亦大功者直有出降無尊降故也

庶婦　夫將不受重者　疏曰經云於支庶舅姑爲其婦小功鄭云夫將不受重則若喪服小記注云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舅姑皆爲其婦小功則亦兼此婦也

記適婦不爲舅後者姑爲之小功　詳見大功章適婦條

君母之父母從母　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　疏曰此亦謂妾子爲適妻之父母及君母姊妹如適妻子爲之同也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

則不服子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為君母如適子　疏曰云不敢不從服者言畏敬也云君母不在者或出或死云如適子者則如適妻之子君母在既為君母父母其已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申矣

記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　疏曰為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為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為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　小記

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疏曰禮之通例云君子與貴人皆據大夫已上公子尊卑比大夫故鄭據而言又國君之子為慈母無服士又不得稱君子亦復自養子無三母具故知此二人而已必知適妻子者妾子賤亦不合有三母故也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已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為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已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疏曰云父在者以其言子繼於父故云父在且大夫公子不繼世身死則無餘尊之厭如凡人則無三母慈已之義故知父在也云父沒則不服者以其無餘尊雖不服小功仍服庶母緦麻如士禮內則已下鄭彼注云為君養子之禮今此鄭所引證大夫公子養子之法以

其大夫公子適妻子亦得立三母故也又云大夫之子有食母者彼注云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祭下章云乳母注云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者若然大夫三母之内慈母有他故使賤者代慈母養子謂之乳母死則服之三月與慈母服異引之者證三母中又有此母也君與士皆無此事鄭所引内則惟據大夫與公子養子法更見國君養子之禮但國君子之三母其如前說三母之外則有食子者然皆無服也知國君子於三母無服者案曾子問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以此而言則知天子諸侯之子於三母皆無服也

右小功正服五月

緦麻三月者　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　疏曰此章五服之内輕之極者

故以緦如絲者為衰裳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為絰帶故曰緦麻也三月者凡喪服變除皆法天道故此服之輕者法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除之也云緦麻布衰裳者緦則絲也古之緦絲字通用上殤小功章云澡麻絰帶況緦服輕明亦澡麻可知上章又言絰帶故成人小功與此緦麻有絰帶可知也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　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雜記曰緦冠繰纓　朝直遥反後放此　疏曰云緦者十五升抽其半者以八十縷為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麤細如朝服數則半之可謂緦而疏服最輕故也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案下記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傳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不錫者不治其

縷衰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衰在外皆然則二衰皆同升數但錫衰重故治布不治縷衰在內故也此緦麻衰治縷不治布衰在外故也云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者以其麤細與朝服十五升同故細如絲也云或曰以下此鄭以義破或解朝服謂諸侯緇布衣及天子朝服皮弁服白布衣皆用布至於衰裳何得反絲乎故不可也引雜記緦冠繰纓者以其斬衰纓纓重於冠齊衰已下纓纓與冠等上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則此云緦冠者冠與衰同用緦布但繰纓者以灰繰治布為纓與冠別以其冠與衰皆不治布纓則繰治以其輕故特與於上也

記童子唯當室緦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為父後承家事者為家主與族人為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　疏曰當室者周禮謂之門子與宗室往來故為族人有緦服十九已下非當室則無緦服也有親者則族內四

緦麻以來皆是也以童子未能敦行孝弟故云恩不至又為與族人為禮而為服故服之也不在緦章者若在緦章則兼外此則但為與族人為禮不及外親故不在緦章而在此記也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疏曰此傳恐當室與不當室者同故明之本經記童子無緦服聽事如麻為幼少不備禮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疏曰無緦服者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為禮故遂服今服之緦耳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然猶著免深衣無絰以往給事使從也案問喪及鄭注之意皆以童子不當室則無免而此注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成服之後也注但不著緦服耳猶同初著深衣也知免者以問喪云免者不冠者之稱故知未服童子雖不當室初著免也玉藻童子不緦

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詳見喪服義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　疏曰此即禮記內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名為四緦麻者也云族曾祖父母者已之曾祖親兄弟也云族祖父母者已之祖父從父昆弟也云族父母者已之父從祖昆弟也云族昆弟者已之三從兄弟皆名為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以其親盡恐相疏故以族言之耳此四緦麻與已同出高祖上至高祖為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既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鄭言此者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父母不言高祖以為無服故也從下鄉上推之高祖有服可知

庶孫之婦疏曰以適子之婦大功庶子之婦小功適孫之婦小功庶孫之婦緦是其差也

庶孫之中殤 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 疏曰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者則長中殤皆入小功章中故云此當為下殤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者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緦麻之殤中從下無單言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宜為下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疏曰此本服小功是以降一等在緦麻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不見中殤中從下 疏曰此本服小功以長殤降一等在緦麻云不見中殤中從下者以其小功之殤中從下故也其云從祖父長殤謂叔父者也

外孫 女子子之子 疏曰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疏曰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中殤在小功故下殤在此章也姪者為姑之出降大功長中殤小功故下殤在此也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言中殤者中從下 疏曰夫之叔父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故中下殤在此以下傳言之婦人為夫之族類大功之殤中從下故鄭據而言之也 妾為君之庶子孫 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

從母之長殤報 疏曰從母者母之姊妹成人小功故長殤在此中下之殤則無服案小功章已見從母報服此殤又云報者以前章見兩俱成人以小功相報此章見從母與姊妹子俱在殤死相為報也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疏曰此為無冢適惟有妾子父死庶子承後為其母緦也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衆人疏曰云一體者父子一體也云私親也者妾母不得體君不得為正親既云不敢服其私親而又服緦何也云有死宮中者縱是臣僕亦三月不舉祭故庶子因是為母服緦也有死即廢祭者不欲聞凶人故也注云君卒庶子為母大功者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是也以其先君在公子為母在五服外記所云是也先君卒則是今君庶昆弟為其母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云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者以其父在大功父卒無餘尊所厭故伸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衆人者士卑無厭故

也鄭并言大夫士之庶子者欲見不承後者如此服若承後則皆緦故并言之也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為其母所服云何案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為其母無服案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言惟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為得申故鄭云申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然天子諸侯禮同與大夫士禮有異也 不杖期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係君之母非 夫人羣臣無服此係通用當互考

士為庶母 疏曰傳云大夫已上為庶母無服則為庶母是士可知而經云士者大夫已上不服庶母

庶人又無庶母服者
惟士而已故言士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疏曰以名服也者以有母名云大夫以上無服者以其降故也

貴臣貴妾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為之緦無子則已　疏曰謂公士大夫為之服為此服者是公卿大夫之君得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也注云貴臣室老士也者上斬章鄭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云貴妾姪娣也者案曲禮云大夫不名家相長妾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姪娣不具卿大夫有姪娣為長妾可知故曰貴妾姪娣也云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者以其絕期已下故也云有子則為之緦無子則

已者小記文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疏曰以非南面故簡貴者服之也記悼公之母死母哀公之妾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為之緦耳　疏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貴妾緦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言國人皆名之為　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　檀弓

乳母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　疏曰案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彼注亦引此云喪服所謂乳母以天子諸侯其子有三母具皆不為之服士又自養其子若然自外皆無此法惟有大夫之子有此食母為乳母其子為之緦也云為養子者有他故者謂三母之內慈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賤者代之養子故云乳母

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曰以名服者有母名即為之緦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為之服疏曰云從祖昆弟之子云族子者據已於彼為再從兄弟之子云族父母為之服者據彼來呼已為族父母為之服緦也

曾孫孫之子疏曰據曾祖為之緦不言玄孫者此亦如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不言高祖以其曾高同曾玄孫同故二章皆略不言高祖玄孫也

父之姑歸孫為祖父之姊妹疏曰案爾雅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謂姪之子為歸孫是以鄭據而言焉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曰以名服者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也為外祖父母條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此條通用當互考

甥妨妹之子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疏曰報之者甥既服舅以緦舅亦為甥以緦也

壻女子子之夫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疏曰報之者壻既從妻而服妻之父母妻之父母遂報之也

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妻而服之 疏曰舅甥本親不相報故上條不即言舅而後乃言之此壻本疏恐不是從服故下即言妻之父母也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詳見喪服義 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詳見齊衰杖期章妻條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詳見喪服義

姑之子外兄弟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疏曰云外兄弟者姑是內人以出外而生故曰外外兄弟姑舅之子兩相為服故云報之也

舅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母而服之疏曰不言報者既是母之懷抱之親不得言報也為外祖父母條內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此條通用當考

為所後者之妻之昆弟若子詳見斬衰章為人後者條

庶子為後者為其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詳見外祖父母條

舅之子內兄弟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疏曰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舅之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從服者亦是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為舅既言從服其子相施亦不得言報也為外祖父母條母

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此條通用當考

為所後者妻之昆弟之子若子

詳見斬衰為人後條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疏曰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為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　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

夫之諸祖父母報

諸祖父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　疏曰夫之所為小功者妻降一等故緦麻以其本疏兩相為服則生報名或人解諸祖之中兼有夫之曾祖父母鄭以凡言報者兩相為服曾祖為曾孫之婦無服何得云報乎故破其說又言若今本不為曾祖齊衰三月而依差降服小功其妻降一等得有緦麻今既齊

衰三月明為曾孫妻無服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

君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

疏曰徒從故從亡則已也小功章君君母之父母從母係君母卒不為君母之黨服此係通用當考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疏曰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此二人本皆小功故長殤在緦麻中殤從下殤無服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同堂娣姒降於親娣姒故緦麻也妾服見大功章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

傳曰何以緦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疏曰發問者以本路人夫又不服之今相為服故問之以大功有同室同財之義故云相與同室生緦之親焉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以下乃是婦人為夫之族著殤服法雖文承上男子為殤之下要為下婦人而發也若然云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據下齊衰中殤從上在大功也下殤降二等者亦是齊衰下殤在小功者也言同室者直是舍同未必安坐言居

者非直舍同又是安坐以上小功章親娣姒婦言居室而此云同室輕重不等也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者以其無殤在齊衰之服明據成人齊衰既是成人明大功亦是成人可知也云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者則舉上以明下上殤大功注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彼注舉下以明上皆是省文之義上文據大功小功不據齊衰以其重故據男子為殤服而言此不言小功上取齊衰對大功以其輕故知婦人義服為夫之親而發也凡不見者婦人為夫之親從夫服降一等而經傳不見者也

右緦麻三月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一